

反思世界主义

——从法国种族中心主义谈起

冯寿农 姚 丹

Résumé : L’ethnocentrisme, une conscience mentale existant presque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entier, se manifeste évidemment en France, en y jouant des rôles à la fois positif et négatif. De même, la culture chinoise en est dotée aussi profondément. L’ethnocentrisme a sa mesure, mais son excès est un défaut. Donc son démesuré devient le nationalisme, alors que son mesuré est le patriotisme. Sous la mondialisation actuelle nous préconisons le cosmopolitisme caractérisé par le pacifisme et la responsabilité des citoyens universels à l’égard de l’être humain. Avec le patriotisme et le cosmopolitisme pourra se construire un monde harmonieux.

关键词：种族中心主义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世界主义

随着世界种族冲突问题的日益突出，种族中心主义(l’ethnocentrisme)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由于受报刊、杂志等传媒的影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许多人一提到种族中心主义自然而然的就想到南非的种族隔离、美国白人对黑人的严重歧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对之仇恨有加。孰不知，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什么是种族中心主义，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种族中心主义消极的一面。那么何谓种族中心主义呢？种族中心主义，又称民族中心主义，社会学家威廉·格哈姆·苏默（William Graham Summer）（1940）对这一概念曾作过详细的解释，认为它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隔离开来^[1]（p. 108）。这种用自己的文化和种族的标准和实际来衡量外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习惯倾向、轻视外国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的倾向和由此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认为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以及语言规则等都更加真实、更加准确，认为其他国家或民族都是劣于自己的民族。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群体的成员都常常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人把非希腊人都称为“barbaros”，本意是“外国人”，但这个词很快就具有了文化价值判断的意味，带有“野蛮”的贬义，而原因仅仅是非希腊人不会讲希腊语^[2]（p. 72）。无独有偶，在古代，有着很强种族中心主义的中国人也历来有华夷对立的观念，历史上我们的国号曾使用过“齐”（通假字通“肚脐”之“脐”，即人身之中）、“中华”等，这些名称多多少少体现了我国的地理中心观念，自认为是天下中央之国；而“蛮”、“夷”等带有贬义的字，则成为对

汉文化以外一切国内少数民族或国外异族带歧视意味的称呼。到了现代,种族中心主义更是普遍存在于各国,美国人从小就接受美国是世界中心的教育;美国的足球比赛通常用“world series”(世界系列大赛)来表示,冠军也通常被称为“世界冠军”;欧洲人在绘制地图时,也是把欧洲置于地图的中心^[3](p. 109)。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种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种族中心主义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1964年,Rosenblatt将其积极、消极功能归纳为群体生存功能、实惠功能……等^[4](p. 109-110)。我国学者贾玉新也对其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积极方面,种族中心主义可以使人们倾向于同本民族的文化保持一致,避免不同的文化同化本民族文化,进而有效地保护本民族文化,并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文化信仰;消极方面,它可能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或使人产生优越感,妄图改变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种族隔离等都是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极度推崇和残酷实践,它们所表现的只是种族中心主义消极的一面;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及对本国文化一定程度的优越感是有利于抵制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保护和推动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5](p. 110-111)。由于种族中心主义普遍存在于各国家、民族之中,并通过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出来,无法全部细讲,笔者试以其在法国社会中的表现及影响来分析它的积极和消极的方面。

一、种族中心主义在法国社会中的表现与影响

众所周知,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法国人以浪漫不羁闻名于世,他们崇尚自由,高傲,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在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表现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说这种语言的民族血肉相依,不可割舍,民族情感的一切因素都会在民族语言的使用和保护等方面得到体现。法国是以自己的民族语言为骄傲的民族,法语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19世纪,欧洲宫廷里贵族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英语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语言,法语的国际地位开始每况愈下,并时时受到英语的侵蚀。面对这种局面,骄傲的法国人、法国政府为了捍卫法语的纯洁性和法语的地位,开始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1983年,法国成立了法语联盟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法语,截止到2003年,该组织已经遍布全世界13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072个法语联盟分支。2001年,国际法语组织和法语大学协会宣布,向全球推出“法语2000份奖学金”行动,向外国学生提供资助学习法语,他们还建议企业和公共机构向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法语课程学习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以便他们继续在本国深造,或是到法国大学学习^[6]。此外,为了防止英语单词的入侵,法国文化部发布禁令:政府官方文件,出版物或网站都不得使用“E-mail”一词表示电子邮件,而是代之以“术语和新词委员会”所创造的“courriel”一词^[7]。甚至,2006年10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访华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也对广大的中国人发出热情的邀请:“……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学习法语,到法国来。”通过法国政府及法国人这一系列的顽强努力,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法语学习的行列之中,英语的垄断地位在某些行业和领域遭到了法语的挑战,法语的纯洁性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那么是什么促使法国这样做了?毋庸置疑,种族中心主

义在这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正是因为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富有表达力的语言，这种种族优越感、自豪感使得他们极力推崇本国语言，竭尽全力维护法语的纯洁性，使其免受英语的“污染”。

除了极力维护本民族语言外，法国在保护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也不遗余力，尤其是面对美国文化的强势入侵时，法国社会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1992年风靡世界的迪斯尼乐园在巴黎市郊开幕，却遭遇了滑铁卢，法国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对迪斯尼所带来的美国文化的抵制是深层的原因。法国是电影的故乡，一年一度的电影节对弘扬法兰西民族文化、促进法国电影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大制作、节奏快、情节性强、冒险刺激的好莱坞大片，法国影片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市场份额，电影业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为了保护法国影片的发展，1993年，法国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提出“文化例外”主张，拒绝美国影视产品像其他商品一样不受限制地涌入法国市场。他们首先从国内做起，为电影业提供补贴，每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都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支持电影业。法国政府也对电影创作提供更多的支持，加大对电影的投入。此外，法国文化部签署政府令，从2001年1月1日起，美国的DVD新影碟必须等到法国电影院公开上映该电影6个月之后才能在法国市场流通。法国政府的这些努力已取得了不小的成效，自2006年初，法国电影在法国电影市场的份额达到51.2%，而美国电影在法国电影市场的份额从去年同期的42%下降为39.7%^[8]。以精彩对话、哲理思考为特点的法国电影又重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法国人推崇自己的影视文化，并不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大量引进好莱坞大片，他们认为本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是最优秀的电影之一，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和自信使其认为法兰西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法兰西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这种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有效地保护了法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维护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惊险刺激的好莱坞大片，也可以领略到法国电影的诗意隽永之美。

种族中心主义在对法国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消极影响。过度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使法国人普遍存在自我满足、高傲、沙文主义和仇外排外的特点（至少英国、瑞典、芬兰、美国、黑非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人是这样认为），对法国文化持有的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狭隘而保守的社会意识，从而成为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法国是信息网络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1983年开发并推出了自成一体、封闭的Minitel系统，为用户提供免费终端，并使用户可以搜索列车时刻表等信息内容^[9]。该项目在当时可谓是一大创举，代表了法国尖端科技的发展水平，但是骄傲的法国人自以为掌握了最优秀的技术，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使他们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拥有的技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高水平的。然而十多年之后，现实给了他们一个教训，美国的互联网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极大的冲击了Minitel系统，使法国也不得不转而采用互联网协议，而Minitel系统从未在法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得到过普及和应用。大胆地设想一下，排除其他技术原因，如果不是由于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自以为是，也许今天全世界浏览的可能不是互联网而是Minitel系统了。正是由于对本国文化的过度认同而忽视了他国文化科技的发展，使得法国错失了发展Minitel的良机。

同样，在当今法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人表现出了极强的种族优越感。众所周知，法国是当今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巴黎更是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一些法国人，尤其是一些老人，出于对法语的热爱，认为其他国家的语言都不如法

语，坚决不讲法语以外的语言，尤其是英语，在面对外国游客用英语询问时，不是不回答，就是使用对方根本听不懂的法语来回答。热爱自己的母语本无可厚非，但是面对英语已成为世界使用最广泛语言的这一既成事实，这种做法却是不利于法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长此以往，对法国旅游业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

此外，2002年4月，在法国总统第一轮大选中，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意外胜出，获得16.86%的选票。消息传来，举世震惊，欧洲极右势力弹冠相庆，法国民族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民众奋起抗议，阻挡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尽管勒庞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8%：82%的悬殊比分败给希拉克，但18%的选票表明他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加上极右政党在奥地利、意大利、丹麦已经参政，在德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国际舆论对其走势十分警惕。欧洲极右势力门派林立，团体众多，结构复杂，其政治见解极为混杂。但就总体而言，各国极右政党和团体的基本思想体系极为相似。这一思想体系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核心内容是种族优越论，即认为本种族、民族或团体较其他种族、民族或团体优秀，否定人的平等、人权和民主制度，宣扬白人至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前，反对外来移民和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东扩是它们共同的政治诉求。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是它们的本质特征^[10] (p. 59)。

二、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结合种族中心主义在法国社会文化中的表现及影响来看当今中国社会，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和引以为戒的地方。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有着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观，在东西方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和大臣们对何为国际关系根本毫无概念，只是一味的妄自尊大，自认中国为天朝大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上是天子，外国国王要和天朝进行贸易往来，就得俯首称臣，派使臣来磕头进见并纳贡^[11] (p. 30)。1792年（乾隆57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使臣马嘎尔尼来华，希望建立中英两国的通商贸易，被乾隆拒绝了；1816年（嘉庆21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来华，因为英使拒行“三跪九叩”之礼，致使嘉庆十分生气，从而彻底拒绝了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12]这两次“拒绝”，主要是种族中心主义作怪和受天朝大国思想的影响。然而随着长期以来西方文化的侵入，国人深感中国的落后，一些人丧失了民族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今天，在中国不少年轻人崇洋媚外，认为一切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摇滚乐、音乐电视、科幻动作片、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量美国产品涌入中国，充斥中国市场，受到国人的极大喜爱^[13]。与此同时，我们却忽略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如京剧、戏曲等正在逐渐丧失活力；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一些人大力提倡学习英语，形成了英语学习狂热的现象，却对自己的母语不甚重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做法，发挥我们的民族优越感，努力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避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丢失。

当然，凡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自视甚高、过度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只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会妨碍自己认清其他民族的优点和自身的弱点，因而不能向外部世界虚心学习，贬低或不屑于与其他民族交往沟通，导致闭关自守，本民族文化的停滞和衰落，进而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更有甚者，过分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可能发展成为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唯我独尊，目空一切，不能平等对待其他民族，最终导致对其他民族的敌

视甚至战争。爱因斯坦曾说过：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纵观人类历史，绝大多数引人注目的冲突与战争都与民族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对民族主义的无上推崇几乎使全世界人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类文明遭受重创；就是在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地区（如巴以地区、车臣地区等）因为民族主义的高涨而纷争不断，动荡不安。因此，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一个分寸，只有保持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恰当的民族优越感，才有利于推动民族发展、社会繁荣，有效地避免民族冲突。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促使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价值的合理认同和肯定，增强本民族人民的凝聚力，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它是对全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发展的审慎而理性的把握。古往今来，爱国主义始终是各个国家、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独立和民族联合团结、抵御外来侵略、促进国家和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不断增长、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但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不过是爱国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14] (p. 89)。爱国主义是受人褒扬的，而民族主义则是受人贬斥的，但种族（民族）中心主义是两者共同的义素。过度的种族中心主义是爱国主义与恐外症的结合体（施莱尔马赫），当种族中心主义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演变成民族主义；只有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才是爱国主义，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弘扬儒家哲学的中庸精神，理性地掌握分寸和保持适度的民族优越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光谈爱国主义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如何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去。

三、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积极倡导世界主义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交通工具的高度发达，跨国公司的出现以及世界市场经济的全球普及，全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趋势。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尤其是欧洲一体化由经济共同体逐步发展至政治共同体，国家、民族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在这一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国家、民族都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和威胁，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而这些挑战和威胁是不可能通过单方面（某一个国家、民族）的努力得到解决的，它需要全人类携起手来才能应对。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还应积极倡导世界主义（le cosmopolitisme）。那种过度关注国家、民族的物质获取而忽略或无视更为广阔的全球福祉的做法是无法适应当今这个风险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联系日趋紧密的世界的；只有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立场思考问题，对全人类进行伟大的人文关怀，关心全球福祉的世界主义才能更好的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关于世界主义，公元前 4-前 3 世纪，古希腊斯多葛派在其哲学中为抵制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传统上的区分，他们首先破除希腊人在人种和语言上的优越感，并在哲学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主义，他们自称世界主义者。希腊人以为将人分成希腊人和野蛮人是由自然本身（或是宙斯的神意）所决定的。与此相反，斯多葛派则论证道：一切人都共享一个共同的理性和服从同一个理念（逻各斯），因此，真正的斯多葛哲人并非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而是全世界的公民。他们的城邦就是整个宇宙或整个世界。人被“一系列的同心圆包围”^[15]，人要对个人、家庭、故土、国家、世界乃至宇宙都承担使命。后来的斯多葛主义者强调以善性来实践这一思想，他们甚至善待敌人和奴隶^[16] (p. 509)。

世界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不仅古希腊哲人首先提出这一思想，而且基督教也倡导这一

精神。在古罗马时期,使徒保罗突破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意识,提出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上帝之家”的公民和成员^[17] (p. 19)。在近代,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阐述了自己的世界主义思想,他说:“地球上的民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一个广泛的共同体,以至于在世界某处法律遭到侵犯,世界各处的人们都会有感觉。因此,建立一套世界主义的法律并不是刻意营造的幻想。”^[18] (p. 10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创设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构想,以实现人类永久和平。此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阐述工人运动无国界,还预言国家的最终消亡^[19] (p. 39),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世界主义思想,它成为欧洲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随着历史的演变,在欧洲,世界主义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理想: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高下,全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精神共同体;它不囿于国家和民族的狭隘界线、一视同仁地看待各个国家和民族,并主张各个国家、民族平等交往。由此可以看出,世界主义是对过度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否弃,是对民族主义的挑战,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

“le cosmopolitisme”(世界主义)由两个希腊语的词根组成“*Kosmos* (univers 宇宙、世界)”和“*politês* (citoyen 公民)”,实际上,原意指“世界公民”。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民族的一员,也是人类的一员。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世界公民”思想,指出:“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20] (p. 878)。”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公民”不仅仅是邓小平对自己的个人定位,而且为中国定位了一个世界视野。这种“世界公民”的思想符合“世界主义”的精神。只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和高度修养的国民才会意识到“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的内涵首先是人的责任感。正如法国作家圣·戴克絮贝里曾经说的:“做一个人,准确地说要负起责任。在不属于自己的贫困前深感惭愧,当同志取得胜利时感到自豪。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建设世界大厦添砖加瓦。”^[21] (p. 41)做一个世界公民就是要像圣·戴克絮贝里所说的那样做人,首先就是要对世界,对人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很多人关心周围的穷人,但对遥远的贫困却只表示同情,他们总是说:“你能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圣·戴克絮贝里看来,光同情还是不够的,必须与远方的穷人沟通,甚至要深感惭愧:当他人受苦时感到惭愧;当听到一位朋友不幸而自己只是表示了一阵的关切时感到惭愧;当他人在哭、在挣扎而你继续在笑、在生活时感到惭愧。他甚至还举例:你在一张反世界饥饿运动的宣传画前走过,回到家里看到满桌丰盛的饭菜,这时,你应该感到“做一个人……要负起责任”。这位法国飞行员兼作家告诫我们不仅要分担他人的痛苦,也要分享他们胜利的喜悦,要与人同甘共苦。“当同志取得胜利时感到自豪”,这句话是说:当你听到或看到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超越人的极限创造一项纪录时你应该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在世界体育竞赛中,虽然看到自己国家的球队失败,却也应该为对手的胜利感到自豪^[22] (p. 43)。这种自豪感消除了个人的傲慢、庸俗的嫉妒和自私的怨恨。圣·戴克絮贝里所倡导的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团结、互助,一种广泛的博爱,它能够消除当今人的孤独和改变人际之间难以沟通的境遇。这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世界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世界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法国一些人主动地、义务地致力于非洲的反饥荒人道主义救助和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援助。我国国内的各大媒体曾广为报道一个叫 François Grenot-Wang (中文名“方芳”)的法国女士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走进广西的大苗山深处。从此,她和大苗山结下

不解之缘，她不仅孤身一人定居苗乡，而且为苗家孩子上学读书日夜奔波。过去，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行为，但我们了解了世界主义的内涵后，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行为了。随着我国国门的开放，国人的思想境界也日益开阔，他们不仅仅有爱国主义的意识，同样也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记得 2004 年底，印尼发生大海啸，国内一些民间组织和个人也慷慨解囊，积极捐助在他国的灾民。这一壮举表明国人的世界主义思想正趋于成熟。

其次，世界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民族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民族主义曾使欧洲蒙受多次的战争和冲突，纵观欧洲的历史是充满战争和分裂的历史，民族的仇恨燃起一场场的战火。自 1870 年以来，法德两国之间的对抗曾引发三次战争，种下了似乎是难以磨灭的仇恨。但是新的威胁面前，欧洲人意识到“命运的共同体”，两国间的民族沙文主义土崩瓦解。德国人从宿敌变成了法国人的睦邻，而法国也放弃前嫌，两国政府和人民朝前看，互相宽容，变成合作伙伴，成为欧盟的轴心国，在欧洲一体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欧洲的双驾马车。正是“世界主义”这一精神促使欧洲具有一种“痛定思痛的文化自觉”^[23] (p. 8)。这种文化的自觉使德国日耳曼民族敢于正视侵略历史，承认错误，做出深刻的检讨，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举止。由此可以看出，世界主义思想能使对抗变成对话，使冲突变成合作，世界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和平主义，它使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各种文化和谐共存。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也要积极倡导世界主义精神。这二者并不对立，因为爱国主义根本上是和平主义的与宽容的，坚持爱国主义对祖国与同胞的特殊关切，并不意味着不能拥有对其他国家及居民的关切^[24] (p. 96)；而世界主义也不是无视国家、民族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它只是希望人人都能同情他人的境遇与苦难，以一种更为平等包容的方式来处理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关怀全人类的命运。梁启超先生说“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25] (p. 422)，只有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并行，反对过分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人类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注 释】

- [1]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2]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3] 同[1]。
- [4] 同[1]。
- [5] 同[1]。
- [6] 何农：法国捍卫法语纯洁性。《光明日报》2001.5.25 详见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WISI/36911.htm>
- [7] 林芳：法国对“E-mail”说“不”，官方文件不准使用，《市场报》2003.8.1，详见 <http://tech.qianlong.com/28/2003-8-1/192@980345.htm>
- [8] 法国电影与美国大片“拼市场”2006.5.31. 详见 <http://www.cctv.com/science/20060531/101759.shtml>
- [9] 挑战美国搜索引擎。 <http://www.e-economic.com/info/5209-1.htm/>
- [10] 孙恪勤：“欧洲极右势力为何屡屡抬头？”《求是杂志》2002.14。
- [11]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12] (法) 阿兰·佩雷菲特 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5。
- [13] 金耀基，乐黛云：《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多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2。
- [14] 潘亚铃：《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见《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
- [15] Nussbaum, Martha,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Boston Review*, 19.5(1994):4.

- [16]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第4卷。
- [17] The Bible (KJV), Ephesians II.
- [18] Kant, Immanuel, Political writings, Ed. H. Reiss, Trans. H.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19] 李永毅：“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复兴”，《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2期。
- [20] 《邓小平理论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 [21] DESALMAND, Paul et TORT Patrick, *Du plan à la dissertation*, Paris, Ed. Hatier, 1982.
- [22] 同上。
- [23] 埃德加·莫兰著《反思欧洲》，康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
- [24] 潘亚铃：《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见《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
- [25] 梁启超先生说“……我们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27] 参见《赵紫宸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卷。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罗国祥)